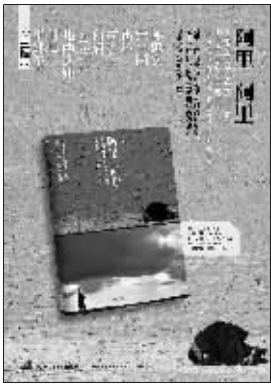


6月,全国各大城市最新上架的《阿里阿里》是又一部有关西藏题材的作品,但与许多同类作品所不同的是,它不再依托西藏文化的神秘与趣味,摒弃常见书写“高原猎奇”、“避世情怀”的格调,将“西藏之西藏”的阿里,这个中国最特殊、最边缘的地区叙述得极其真实与纯粹,——

最枯燥的故事， 记录阿里生死书

——《阿里 阿里》作者杜文娟访谈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阿里 阿里》封面



杜文娟在西藏

陕西作家杜文娟以一种虔诚执着的态度,记录下西藏阿里人独特的生存全景,他们的生死、命运、爱情、信仰、暗伤、悔恨与灾难在《阿里 阿里》全书中一一展现。《阿里 阿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6月推出,受到读书界的关注。出版社将该书定位为“世间最枯燥的29个故事”。这29个故事正是杜文娟花费8年时间,5次进藏,走访几十位阿里人的结果。

著名作家陈忠实热情推荐,称《阿里 阿里》成功开垦了新时期高原文学的一块处女地,它放弃了任何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将高原文学扎扎实实地落地,使它人民化、现实化、本土化,实现了它的转型,这种转型是自觉的。贾平凹、雷达、孟繁华、白描、艾克拜尔·米吉提、扎西达娃、叶梅、李建军等名作家、评论家也分别对《阿里 阿里》进行了推荐。

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为什么要选择阿里作为自己的叙述地?

海南周刊: 为什么会把写作精力放在这个地方? 你被哪些东西所打动?

杜文娟: 第一次去西藏是旅游,后来就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张张笑脸。而阿里,则是我倾注了热情和梦想的地方。

201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遴选出19位作家,到各个省定点深入生活,按照我的请求,就把我派到了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住在县委县政府的援藏干部楼里。因为这个县离拉萨市只有12公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我觉得既然写西藏,就得写最艰苦,最有代表性的西藏,便主动到了离拉萨市1750公里的阿里地区。西藏自治区文联、宣传部,将中国作协通知,传真给了阿里方面,阿里地委行署对我在阿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阿里曾因为孔繁森而被人广泛关注,而我的《阿里 阿里》不是为猎奇者所写。阅读它,没那么轻松愉悦,它聚焦的是鲜活的当下人,这些人长期生活、工作、驻守在阿里边疆,他们的生死爱恨、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别处很不一样。

海南周刊: 阿里为什么被称为“生命禁区”?

杜文娟: 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是地球的第三极,世界屋脊的屋脊,不适合人类生存,惯于被称为“生命禁区”。有人说,既然是生命禁区,为什么不把老百姓迁移到适合人居的地方?我认为,这块古老而蛮荒的雪域高原,地处西亚与南亚之间,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放牧就是巡逻,巡逻就是站岗,他们的存在,牵制和抵御着外来势力对这片土地的觊觎。阿里人,乃至整个西藏人,面对高寒缺氧、物质贫乏,快乐、虔诚、简单地生活着,对雪山、湖泊、河流、树木、牛羊等等,充满了敬畏,对生命的关照,死亡的坦然,深深地打动了

海南周刊: 在西藏,你最危险的经历是什么? 最愉快的记忆能说说吗?

杜文娟: 阿里地区目前只有9万左右人口,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加上流动人口才1万多人。第一天在地委食堂吃饭,一位干部问我是不是刚分配到档案局的学生。3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在路边打车,一辆白色小汽车停了下来,问我是不是陕西那个作家。在饭店吃饭,有人帮我付了款,一走了之。我问饭店老板,那人是谁,老板说不认识。我在莫名其妙中被告知,阿里这个地方很少来陌生人,尤其是女人,一旦有人到来,不出3天,整个狮泉河镇的人都知道。

这些都是我在西藏的美好记忆,我为有西藏的经历心存感激。8年间,先后5次进藏,3次抵达阿里,也到过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和冈仁波齐神山,凶险和新奇同在。这让我更加理解藏族人们为什么重生轻死。生的艰难,死的容易,是每个西藏人面临的考验。

有一次在藏北无人区,因为汽车陷进冰雪融化的河水里,两辆汽车互相牵引拖拽,好不容易上了岸,钢板又断了。凌晨1点,冰雪雨雪突降,雷鸣闪电,荒原辽阔得毫无道理,鬼魅得无处躲藏。同伴屏气敛息,我则不知危险将至,看着狼的绿眼睛由近及远。漫漫长夜以后,有人告诉我,如果雷电击中汽车,引爆燃烧,归宿就是火葬。从此以后,每遇雷鸣闪电,我的双肩就会条件反射般抽搐。由于高原反应,我曾陷入危急状态。有一天凌晨4点,堆龙德庆县医院院长带着一位医生,进到我的房间,给我吸氧服药,将我

从死亡线上拽到鲜亮的人世间。在西藏,只要生命不出现危机,似乎就没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一点外地人无法想象。

海南周刊: 所有关于西藏的体验、感悟,人生的、生活的,你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杜文娟: 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西藏人乐观、豁达、坚韧、宁静的生活状态。藏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物质贫乏但精神饱满。

以孔繁森为代表的老西藏和援藏干部们,为了西藏的发展,坚守理想,无私奉献,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怀送到老百姓中间。一位援藏干部对我说,他特别能理解孔繁森为什么再次援藏,是因为对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感情太深。在西藏工作的时候,不觉得什么,离开以后,才觉得愧疚,应该为西藏作更多工作。

一位十九岁的战士对我说,感谢你阿姨,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二个陌生人,是我当兵两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女人,两年中,我没有看见过树木,没有到过城镇,没有逛过商店。这些年轻的甚至有些稚气的边防军人,他们的仪式感、责任感、神圣感、崇高感,像琴弦一样,时时拨动着我的心灵,每一位到过边防哨所的人,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强守卫,才有国家的和平安宁与繁荣昌盛。



《战事》封面

这是一部爱情与成长史。是一部90年代情感的风物志。

远在天边的两次海湾战争,却神奇地对应着一个小城少女的爱情。遥远的战火,映照

着少女孤独、痛彻的青春。情节曲折婉转,高密度的故事,犹如一波一波的浪潮,将女性眼中的男人淘洗出来,使得两性之间的情感,呈现出“战事”一般的残酷。经历了艰苦而憔悴的文体实验后,中国小说越来越重视把故事讲好。70后小说家弋舟在《战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这部长篇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声音从容不迫、节奏均匀,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沧桑与伤感,为我们娓娓道来。在女主人公经历了反复的成长与挫败后,弋舟再次为她铺上了斜阳般温暖的颜色。这就是一个小说家不同于心理学家的“怜悯”,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同于心理学分析的价值所在。读这样的小

说,我们会沉痛,感同身受的时候,更能体会那种生命本质的战栗。“战事”——在这样一个庞大雄性化的小说标题下,确乎有两条明晃晃的“战事”线索向前并行,小说家弋舟没有把物象征隐喻之类的手段,两条本不相干的线索真真实实牵连在小说里,一条是远在天边世界瞩目跌宕十几年的萨达姆与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一条是一个名叫丛好的女人十几年的爱情战事,两条线索在17岁少女刻骨铭心的初恋中偶然又宿命地关联起来。

17岁的丛好,精神上孤苦伶仃,在荒僻的兰城,遭遇一个蛮荒少年的强烈爱情,在一次次颠沛热烈又五味杂陈的肌肤相爱中,海湾战事突然在电视屏幕上呈现在丛好面前,一个少女内心的漫长战事由此而生——不谙世事的少女毫无缘由地认定那个看起来闲散傲慢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会赢得战争,在她个人战争般的情感剧变中,她已将萨达姆的胜利视为赌注。于是,对一场国际战事紧张不安忐忑揪心的期许贯穿了丛好十几年的人生。的确,在丛好的爱情序幕刚刚拉开时,除了作者弋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一场国际战事如何漫长地煎熬着一个身处边地小城的女人。阅读这样一部过去时间的小说,作为读者,早知战争的结局,却不知另一场“战事”中的万端委曲和折磨。海湾战事的线索与其说在牵引着女主人公丛好,不如说在诱引读者,一步步深入故事。这是弋舟在小说构思时,显现出的一贯的不显山露水的机智。

丛好是个生活在梦幻气息中的女人,梦幻到几乎脱离世相。她十几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处在被动中,对父母期望的无条件的接收,在孤独混沌中被少年张树所爱,在只有一个女人的修理厂对小丁的无助依靠,在没有行进方向时被修理厂老板潘向宇捕获。弋舟把叙述镜头压到很低,把丛好设计得很极端,我想,他是想把小说中暗含的一切竭竭力表现透彻。从丛好的疼痛也疼痛着读者,这是弋舟的成功。从丛好鲜活饱满真挚激烈的初恋被强硬挖除,到她身处异地无可倚恃遭遇到的小丁的文弱不堪、再到一颗蜘蛛似的落入老板潘向宇的自私贪婪,她仅有的主动就是期许命运的安排,仿佛无缘由地期许那场战争一样,期许再次得到少年张树那样生机勃勃但饱含怜惜的爱情,丛好一点点的疼,都让读者疼着。从对她起初的悲悯到之后的同情再到最后的仰视,弋舟把这个历程结构得如此漫长,把一个女人的疼痛情爱一直讲到了沧桑憔悴,令人心碎。但弋舟没有故意拉伸,因此,“战事”毫不稀薄,相反,弋舟用他的好文笔好架构,把一场一个人的“战事”讲得枝繁叶茂,跌宕起伏,又从容不迫。

小说最后,“沙漠风暴”依旧迎丛好而来,生活多么荒诞。

作家弋舟讲述故事的好本事在这个文本中又一次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繁多人物如期而来适时而去,情节轻重缓急自如通畅。纵看通篇,条块明晰线索流畅,弋舟没有设置任何阅读障碍,他仿佛只醉心于全身心把故事讲好,要读者一路不歇地读下去心动下去。

弋舟对女主人公细致入微的把握令人吃惊,特别是那些精细的心理和感官描述。我还感动于他将自己柔软的内心所具有的微妙情感,毫无保留地奉献于这样一个被摈入尘世之海一个可有可无的女子,给予她疼惜、怜爱和自尊。弋舟说“和光同尘,这样的人,必定终获全胜”,是的,我看到了光,那种昏昧生活中隐现的光,时光中的光,一路走来的暗沉旧银上的光,它闪烁出这种金属特有的质地:纯粹、明净、柔韧、不屈。

暗沉旧银的无尽光泽

——读弋舟长篇小说《战事》

文\本刊特约撰稿 习习